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第一〇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侵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

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，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。王夫人道：「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，你們作嫂子的大家開導開導他，也是你們姊妹之情，況且他也是個明白孩子。我看你們兩個也很合的來。只是我聽見說，寶玉聽見他三妹妹出門子，哭的了不的。你也該勸勸他纔是。如今我的身子是□病九痛的，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。你還心地明白些，諸事該管的，也別說只管吞著，不肯得罪人。將來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。」寶釵答應著。王夫人又說道：「還有一件事：你二嫂子昨兒帶了柳家媳婦的丫頭來，說補在你們屋裡。」寶釵道：「今日平兒纔帶過來，說是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是啣，你二嫂子和我說，我也想也沒要緊，不便駁他的回。只是一件：我見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個很安頓的。起先為寶玉房裡的丫頭狐狸似的，我攆了幾個，那時候你也自然知道，纔搬回家去的。如今有你，固然不比先前了。我告訴你，不過留點神兒就是了。你們屋裡，就是襲人那孩子還可以使得。」寶釵答應了，又說了幾句話，便過來了。飯後，到了探春那邊，自有一番殷勤勸慰之言。不必細說。

次日，探春將要起身，又來辭寶玉。寶玉自然難割難分。探春倒將綱常大體的話說的寶玉始而低頭不語，後來轉悲作喜，似有醒悟之意。於是探春放心辭別眾人，竟上轎登程，水舟陸車而去。

先前眾姊妹們都住在大觀園中，後來賈妃薨後，也不修葺。到了寶玉娶親，林黛玉一死，史湘雲回去，寶琴在家住著，園中人少，況且天氣寒冷，李紈姊妹、探春、惜春等俱挪回舊所。到了花朝月夕，依舊相約玩耍。如今探春一去，寶玉病後不出屋門，益發沒有高興的人了。所以園中寂寞，只有幾家看園的人住著。

那日，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，因天晚省得套車，便從前年在園裡開通寧府的那個便門裡走過去了，覺得淒涼滿目，台榭依然，女牆一帶都種作園地一般，心中悵然，如有所失。因到家中，便有些身上發熱，扎掙一兩天，竟躺倒了。日間的發燒猶可，夜裡身熱異常，便謔語綿綿。賈珍連忙請了大夫看視，說感冒起的，如今傳經，入了足陽明胃經，所以謔語不清，如有所見，有了大穢，即可身安。

尤氏服了兩劑，並不稍減，更加發起狂來。賈珍著急，便叫賈蓉來打聽，「外頭有好醫生，再請幾位來瞧瞧。」賈蓉回道：「前兒這個大夫是最興時的了，只怕我母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的。」賈珍道：「胡說！不吃藥，難道由他去罷？」賈蓉道：「不是說不治，為的是前日母親往西府去，回來是穿著園子裡走過來的。一到了家，就身上發燒，別是撞客著了罷。外頭有個毛半仙，是南方人，卦起的很靈，不如請他來占算占算。看有信兒呢，就依著他；要是不中用，再請別的好大夫來。」

賈珍聽了，即刻叫人請來。坐在書房內喝了茶，便說：「府上叫我，不知占什麼事？」賈蓉道：「家母有病，請教一卦。」毛半仙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取淨水洗手，設下香案，讓我起出一課來看就是了。」一時，下人安排定了，他便懷裡掏出卦筒來，走到上頭，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，手內搖著卦筒，口裡念道：「伏以太極兩儀，綱緝交感，圖書出而變化不窮，神聖作而誠求必應。茲有信官賈某，為因母病，虔請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四大聖人，鑒臨在上。誠感則靈，有凶報凶，有吉報吉。先請內象三爻。」說著，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，說：「有靈的，頭一爻就是交。」拿起來又搖了一搖，倒出來，說是單。第三爻又是交。撿起錢來，嘴裡說是：「內爻已示，更請外象三爻，完成一卦。」起出來，是單拆單。

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銅錢，便坐下問道：「請坐，請坐，讓我來細細的看看。這個卦乃是『未濟』之卦。世爻是第三爻，午火兄弟劫財，晦氣是一定該有的。如今尊駕為母問病，用神是初爻，真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。五爻上又有一層官鬼，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輕的。還好，還好，如今子亥之水休囚，寅木動而生火。世爻上動出一個子孫來，倒是剋鬼的。況且日月生身，再隔兩日，子水官鬼落空，交到戌日就好了。但是父母爻上變鬼，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關礙。就是本身世爻，比劫過重。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，也不好。」說完了，便擺著鬍子坐著。

賈蓉起先聽他搗鬼，心裡忍不住要笑；聽他講的卦理明白，又說生怕父親也不好，便說道：「卦是極高明的，但不知我母親到底是什麼病？」毛半仙道：「據這卦上，世爻午火變水相剋，必是寒火凝結。若要斷得清楚，揲著也不大明白，除非用『大六壬』纔斷的準。」賈蓉道：「先生都高明的麼？」毛半仙道：「知道些。」

賈蓉便要請教，報了一個時辰。毛先生便畫了盤子，將神將排定算去，是戌上白虎。「這課叫做『魄化課』。大凡白虎乃是凶將，乘旺象氣受制，便不能為害。如今乘著死神死煞，及時令囚死，則為餓虎，定是傷人；就如魄神受驚消散，故名『魄化』。這課象說是人身喪魄，憂患相仍；病多死喪，訟有憂驚。按象有日暮虎臨，必定是傍晚得病的。象內說：『凡占此課，必定舊宅有伏虎作怪，或有形響。』如今尊駕為大人而占，正合著虎在陽憂男，在陰憂女。此課□分凶險呢！」賈蓉沒有聽完，嚇得面上失色道：「先生說的很是，但與那卦又不大相合，到底有妨礙麼？」毛半仙道：「你不用慌，待我慢慢的再看。」低著頭，又咕嚕了一會子，便說：「好了，有救星了！算出巳上有貴神救解，謂之『魄化魂歸』，先憂後喜，是不妨事的，只要小心些就是了。」

賈蓉奉上卦金，送了出去，回稟賈珍，說是母親的病是在舊宅傍晚得的，為撞著什麼伏屍白虎。賈珍道：「你說你母親前日從園裡走回來的，可不是那裡撞著的？你還記得你二孀娘到園裡去，回來就病了？他雖沒有見什麼，後來那些丫頭老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個毛烘烘的東西，眼睛有燈籠大，還會說話，他把二奶奶趕回來了，嚇出一場病來。」賈蓉道：「怎麼不記得？我還聽見寶二叔家的焙茗說：晴雯做了園裡芙蓉花的神了；林姑娘死了，半空裡有音樂，必定他也是管什麼花兒了。想這許多妖怪在園裡，還了得！頭裡人多陽氣重，常來常住不打緊；如今冷落的時候，母親打那裡走，不知撞了什麼花兒呢，不然，就是撞著那一個。那卦也還算是準的。」賈珍道：「到底說有妨礙沒有呢？」賈蓉道：「據他說，到了戌日就好了。只願早兩天好，或除兩天纔好。」賈珍道：「這又是什麼意思？」賈蓉道：「那先生若是這樣準，生怕老爺也有些不自在。」

正說著，裡頭喊說：「奶奶要坐起到那邊園裡去，丫頭們都按捺不住。」賈珍等進去安慰，只聞尤氏嘴裡亂說：「穿紅的來叫我！穿綠的來趕我！」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笑。賈珍便命人買些紙錢，送到園裡燒化。果然那夜出了汗，便安靜些。到了戌日，也就漸漸的好起來。

由是，一人傳□，□人傳百，都說大觀園中有了妖怪，嚇得那些看園的人也不修花補樹，灌溉果蔬。起先晚上不敢行走，以致鳥獸逼人；近來甚至日間也是約伴持械而行。

過了些時，果然賈珍也病，竟不請醫調治；輕則到園化紙許願，重則詳星拜斗。賈珍方好，賈蓉等相繼而病。如此，接連數月，鬧的兩府俱怕。從此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妖。園中出息一概全燬，各房月例重新添起，反弄的榮府中更加拮据。

那些看園的沒有了想頭，個個要離此處，每每造言生事，便將花妖樹怪編派起來，各要搬出。將園門封固，再無人敢到園中，以致崇樓高閣，瓊館瑤台，皆為禽獸所棲。

卻說晴雯的表兄吳貴正住在園門口。他媳婦自從晴雯死後，聽見說作了花神，每日晚間便不敢出門。這一日，吳貴出門買東西，回來晚了。那媳婦子本有些感冒著了，日間吃錯了藥，晚上吳貴到家，已死在炕上。外面的人因那媳婦子不大妥當，便說妖怪爬過牆來吸了精去死的。

於是老太太著急的了不得，另派了好些人將寶玉的住房圍住，巡邏打更。這些小丫頭們還說有看見紅臉的，有看見很俊的女人的，吵嚷不休，唬的寶玉天天害怕。虧得寶釵有把持，聽見丫頭們混說，便嚇唬著要打，所以那些謠言略好些。無奈各房的人都是疑人疑鬼的不安靜，也添了人坐更，於是更加了好些食用。

獨有賈赦不大很信，說：「好好兒的園子，那裡有什麼鬼怪！」挑了個風清日暖的日子，帶了好幾個家人，手內持著器械，到園端看動靜。眾人勸他不依。到了園中，果然陰氣逼人。賈赦還扎掙前走，跟的人都探頭縮腦的。內中有個年輕的家人，心內已經害怕，只聽唸的一聲，回過頭來，只見五色燦爛的一件東西跳過去了，嚇的「噯喲」一聲，腿子發軟，就栽倒了。

賈赦回身查問，那小子喘吁吁的回到：「親眼看見一個黃臉紅鬍子綠衣裳妖精走到樹林子後頭山窟窿裡去了。」賈赦聽了，便也有些膽怯，問道：「你們都看見麼？」有幾個「推順水船兒」的回說：「怎沒瞧見？因老爺在頭裡，不敢驚動罷了。奴才們還掌得住。」說得賈赦害怕，也不敢再走，急急的回來，吩咐小子們不用提及，只說看遍了，沒有什麼東西，心裡實也相信，要到真人府裡請法官驅邪。

豈知那些家人無事還要生事，今見賈赦怕了，不但不瞞著，反添些穿鑿，說得人人吐舌。賈赦沒法，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，驅邪逐妖。擇吉日，先在省親正殿上鋪排起壇場來。供上三清聖像，旁設二□八宿並馬、趙、溫、周四大將，下排三□六天將圖像。香花燈燭設滿一堂，鐘鼓法器排列兩邊，壇上插著五方旗號。道紀司派定四□九位道眾的執事，淨了一天壇。三位法官行香取水畢，然後播起法鼓。法師們俱戴上七星冠，披上九宮八卦的法衣，踏著登雲履，手執牙笏，便拜表請聖。又念了一天的消災驅邪接福的《洞元經》，以後便出榜召將。榜上大書「太乙、混元、上清三境靈寶符錄演教大法師，行文敕令本境諸神到壇聽用」。

那日，兩府上下爺們仗著法師擒妖，都到園中觀看，都說：「好大法令！呼神遣將的鬧起來，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嚇跑了。」大家都擠到壇前。只見小道士們將旗幡舉起，按定五方站住，伺候法師號令。三位法師——一位手提寶劍，拿著法水；一位捧著七星皂旗；一位舉著桃木打妖鞭——立在壇前。只聽法器一停，上頭令牌三下，口中念起咒來，那五方旗便團團散布。法師下壇，叫本家領著到各處樓閣殿亭，房廊屋舍，山崖水畔灑了法水，將劍指畫了一回回來，連擊令牌，將七星旗祭起，——眾道士將旗幡一聚，——接下打妖鞭，望空打了三下。本家眾人都道拿住妖怪，爭著要看，及到跟前，並不見有什麼形響。只見法師叫眾道士拿起瓶罐，將妖收下，加上封條。法師硃筆書符收起，令人帶回在本觀塔下鎮住，一面撤壇謝將。賈赦恭敬叩謝了法師。

賈蓉等小弟兄背地都笑個不住，說：「這樣的大排場，我打量拿著妖怪，給我們瞧瞧到底是些什麼東西，那裡知道是這樣搜羅！究竟妖怪拿去了沒有？」賈珍聽見，罵道：「糊塗東西！妖怪原是聚則成形，散則成氣，如今多少神將在這裡，還敢現形嗎？無非把這妖氣收了，便不作祟，就是法力了。」

眾人將信將疑，且等不見響動再說。那些下人只知妖怪被擒，疑心去了，便不大驚小怪，往後果然沒人提起了。賈珍等病愈復原，都道法師神力。獨有一個小廝笑道：「頭裡那些響動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跟著大老爺進園這一日，明明是個大公野雞飛過去了。拴兒嚇離了眼，說的活像！我們都替他圓了個謊，大老爺就認真起來。倒瞧了個很熱鬧的壇場！」眾人雖然聽見，那裡肯信，究無人敢住。

一日，賈赦無事，正想要叫幾個家人搬住園中看守，惟恐夜晚藏匿奸人。方欲傳出話去，只見賈璉進來，請了安，回說：「今日到大舅家去，聽見一個荒信，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參進來，為的是失察屬員，重徵糧米，請旨革職的事。」賈赦聽了，吃驚道：「只怕是謠言罷？前兒你二叔帶書子來說，探春於某日到了任所，擇了某日吉時，送了你妹子到了海疆，路上風恬浪靜，合家不必掛念。還說節度認親，倒設席賀喜。那裡有做了親戚倒提參起來的？且不必言語，快到吏部打聽明白，就來回我。」

賈璉即刻出去，不到半日，回來便說：「纔到吏部打聽，果然二叔被參。題本上去，虧得皇上的恩典，沒有交部，便下旨意，說是：『失察屬員，重徵糧米，苛虐百姓，本應革職，姑念初膺外任，不諳吏治，被屬員蒙蔽，著降三級，加恩仍以工部員外上行走，並令即日回京。』」這信是準的。正在吏部說話的時候，來了一個江西引見的知縣，說起我們二叔是很感激的。但說是個好上司，只是用人不當，那些家人在外招搖撞騙，欺凌屬員，已經把好名聲都弄壞了。節度大人早已知道，也說我們二叔是個好人。不知怎麼樣，這回又參了。想是忒鬧得不好，恐將來弄出大禍，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參的，倒是避重就輕的意思，也未可知。」賈赦未聽說完，便叫賈璉：「先去告訴你孀子知道，且不必告訴老太太就是了。」賈璉去回王夫人。

未知有何話說，下回分解。